



人勤春早 曾祥辉 摄

## 斜风细雨不须归

■卢兆盛

斜风细雨，是多雨的春天给世间万物最温柔最深情的爱抚。

风，是微风，悠悠地吹，轻轻地拂；雨，是细雨，慢慢地下，缓缓地落。微风挽着细雨，在天地间织就一幅幅曼妙的轻纱，将春天装扮得无比清新明媚。

这样的景象，自然是春天里最常见的动人的画面。

斜风细雨里，当然可以郊游踏青，也可以临水垂钓。雨，并不妨碍放飞闲适与自由。那种斜风梳理过的从容和细雨润湿后的恬静，别有一番情趣，是晴天丽日下难以感受到的。

其实，在斜风细雨里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人们繁忙劳作的景象。

唐人张志和那首著名的《渔歌子》，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渔夫驾舟捕鱼、怡然自乐的劳作情景。江南阳春三月，正值桃花汛期，春江水涨，烟雨迷蒙，青山如黛，江岸桃红，白鹭盘旋……那位头戴青箬笠、身穿绿蓑衣的渔夫，迎着斜风细雨，悠然自得地捕着鱼。春天秀美的山光水色，忙碌而充实的捕捞作业，让他流连雨中，乐而忘归。

是的，斜风细雨丝毫也不会阻挡住劳动者户外生产、工作的步伐，哪怕是倾盆暴雨突然袭来，他们也不会中途停下手中的活计而去避雨、歇息，除非他们身上没有穿戴雨具。

其实，对于农人来说，春天，沐浴斜风细雨的日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春耕，春播，春种……几乎每一项农事都与雨有关，许多农活都是在斜风细雨中完成的。

俗话说得好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，时令卡着农事的每一个节点，任何一个环节都耽误不得，稍有懈怠，全年的希望和收获将会大打折扣。而勤劳的农人是丝毫不敢怠慢农事、浪费春光的。“不须归”，早已成为他们雨中劳作时的一种常态。即便有时到了该“归”的时候，他们却还真的不能说“归”就“归”呢。

出身于乡村，我从小就帮着父母干农活。春天，到田里做事，但凡下雨，便会戴上宽大的斗笠，穿上厚重的棕蓑衣。在雨中，扯猪草，挖地，种瓜，点豆，插田，锄草……很多时候，为了赶节令、抢时间，不得不忙到天黑了才回家。尽管常常累得精疲力竭，直不起腰，但只要想到插完了一丘田或者锄完了一块地，完成了当天必须干完的农活，心里就溢满了欣慰和快乐，那种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不请自来，便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，也为自己能替父母分担一些艰辛繁重的农活而感到骄傲。

人勤春早。春天的田野里，雨中最美最富诗意的活动，可以说就是劳动！我们辛苦而又快活地劳作着，不负春光，不误农时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……

## 桑树下的旧时光

■程磊磊

又到了桑叶青青的季节，尘封的记忆泛起涟漪。

小时候，祖母的院子里种有一棵桑树。春雨洗礼之后，桑树便吐出嫩芽。再经几日暖阳微熏，桑叶就葳蕤了起来，一天一个样。

祖母最喜欢桑树，看着葱茏繁盛的桑叶，她的脸上总是泛起淡淡的笑意，变得忙碌起来。她每天都要从树上采摘一些嫩绿的桑叶给蚕宝宝吃，看着蚕儿们吃得津津有味，祖母脸上的笑意就更浓了。

我曾经认真地问祖母，桑叶是什么味道的？为什么蚕儿那么喜欢吃？祖母说，桑叶的味道就是快乐的味道，是香甜的味道，尤其是春天的桑叶，鲜嫩多汁，非常有营养，蚕儿吃了会很快长大，人闻了也会忘记烦恼。我半信半疑，拿起一片叶子一闻，真的有一股甜香散发出来，同时我也真的感受到了快乐。从那时起，我相信了祖母的话，也喜欢上了桑叶。

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了祖母当时的话中真意。是啊，香甜的味道总会让人感到快乐，但这并不是全部。桑叶泛青之时，正是养蚕的好时节，养蚕可以换钱贴补家用，这在生活困难时期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活计，祖母该是因此而高兴的。

春日的午后，小院里宁静祥和。桑树下，祖母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而我就窝在藤椅里，一边听着故事，一边看着桑叶随风摇曳。斑驳的光线，从树叶的缝隙间洒落到身上，就像祖母温柔的手，轻轻抚摸着，将我带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可是岁月无情，仿佛一场梦的时间，醒来后，祖母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，只剩下小院依然，桑树沧桑。

记得上高中时，有一年春天，由于身体的原因，我在家休养了两个月。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人生的低潮，非常苦闷，每一天都感到无比煎熬，是祖母的小院和那棵桑树陪我度过了这段难熬的时光。

我每天坐在桑树下，回想着和祖母在一起生活的画面，一帧帧，一幅幅，温馨而美好，心情一点点地平了下来。看着桑树从吐芽到枝叶葳蕤，叶色从青黄到深绿，闻着桑叶的味道，从清淡到香甜，我的身体好像也在跟着它一起涅槃，重新焕发了生机。于是我振奋精神，开始在桑树下自学，那桑叶的清香仿佛静气凝神的仙药，让我凝聚精神，学习起来事半功倍，从不觉得疲惫。就这样，等重回学校时，我的功课不仅没落下，而且还超前了许多。

从此，树荫下的世界，成了我休养生息的地方。每当我心意不平，就到树下坐坐，青青的桑叶会带给我心灵的清澈和宁静。

如今，祖母的小院早已湮没在时光的洪流中，那棵桑树也没了踪影。但是那段与桑树相知相守的时光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，每每忆起，心里总会散发着快乐的清香。

## 忆恩师

■刘建新

转眼间，我的恩师、桂林市知名民间文艺家、兴安文化界泰斗蒋太福先生离开我们两个多月了！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无法接受他离开的现实。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和厚德高风，依然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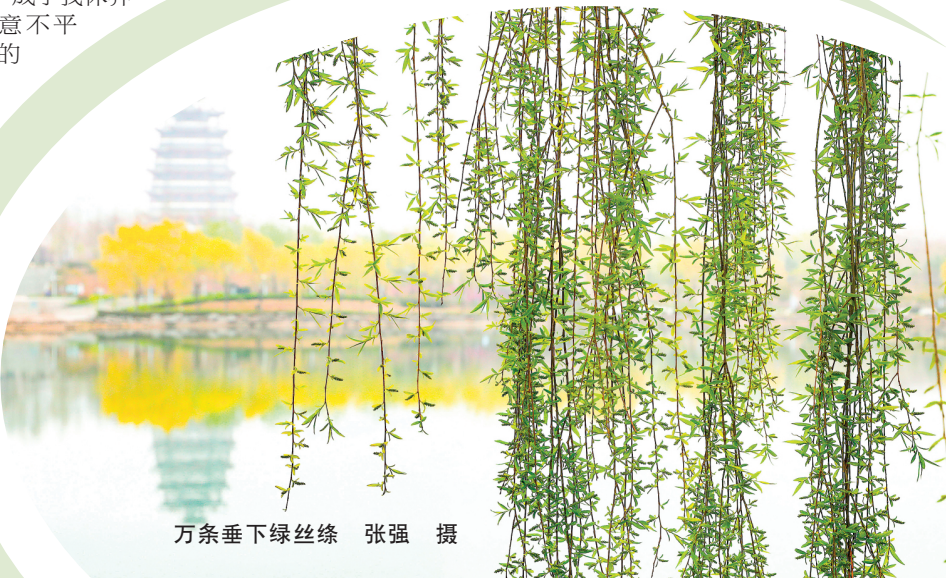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。我1977年考入兴安界首高中读书时，恰逢恢复高考，他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，对于当时师资匮乏、教材简陋、学生基础薄弱的现状，感到压力山大，心急如焚。于是，他见缝插针，亲自给我们恶补古文和写作。他还从田间地头召回了一批历届生回校补习，让不少辍学的青年通过高考成才。他与学生们交流，总是热情洋溢，有问必答，深得学生爱戴。

他学识渊博，循循善诱。他1961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（今广西师大）中文系，曾受业于林焕平、贺祥麟等名师，功底扎实。他先后在兴安五所高中和桂林市兴安师范任教，教龄达38年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他博闻强记，教学深入浅出、生动活泼。他曾经给我们解读《古文观止》里的文章，包括《出师表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师说》等等；他对很多古文名篇都倒背如流，告诉我们“书读百遍其义自见”，要求我们多读多背，并教我们文言文翻译口诀，这些都对我们影响颇深。在写作方面，他的教导也让我们受益匪浅。譬如，教我们作文要注意“龙头猪肚凤尾”；譬如，通过贾岛“僧敲月下门”中的“敲”字、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诗句中的“绿”字，来说明锤炼字词的重要性；用“深山藏古寺”的典故来提示我们作文要构思奇巧，都让我们深受启发。得益于他的教导，许多学生在写作方面成绩突出，有的成长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。

他又是一个性格耿介之人。他对待学生热情有加，却对坏人坏事、丑恶现象敢于抗争，毫不留情。他担任兴安中学校长期间，严格按分数线录取学生，某个领导要他网开一面，照顾子女进校读书，被他婉拒了。他还时常写文章抑恶扬善。2001年8月，他看到本地一个恶霸被绳之以法后，写下《善恶到头终有报》发表在《广西法制报》……他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，难免会得罪一些人，但是，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在文学创作和地方文化整理方面也成就斐然。他不仅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。他笔耕不辍，出版个人专著或与人合作的著作达30部，包括《桂林旅游景观传说》《桂北丧葬礼仪与孝歌通本》《灵渠志》《灵渠古风录》《灵渠诗联集粹》《灵渠传说故事》等等。年近八旬、罹患中风之后，他还顽强地编写了一部《兴安民间故事集》。他一生作品总量超500万字，内容涉及桂北民间文化、灵渠文化、兴安历史文化、红色文化等方面，成为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他也因此赢得兴安县文化界的普遍尊敬，在桂林市民间文艺界亦享有盛名。

斯人已逝，风范长存。



万条垂下绿丝绦 张强 摄